



迦尔洵

别亚列依著

陳瘦石譯

新文艺出版社

迦 尔 洵

〔苏〕别亚列依著

陈瘦石译

30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Г. А. БЯЛЫЙ
В. М. ГАРШИН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年版本譯出

迎 尔 洵

[苏]別亞列依著

陈瘦石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704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7/16 插頁 1 字數 84,000

1958年6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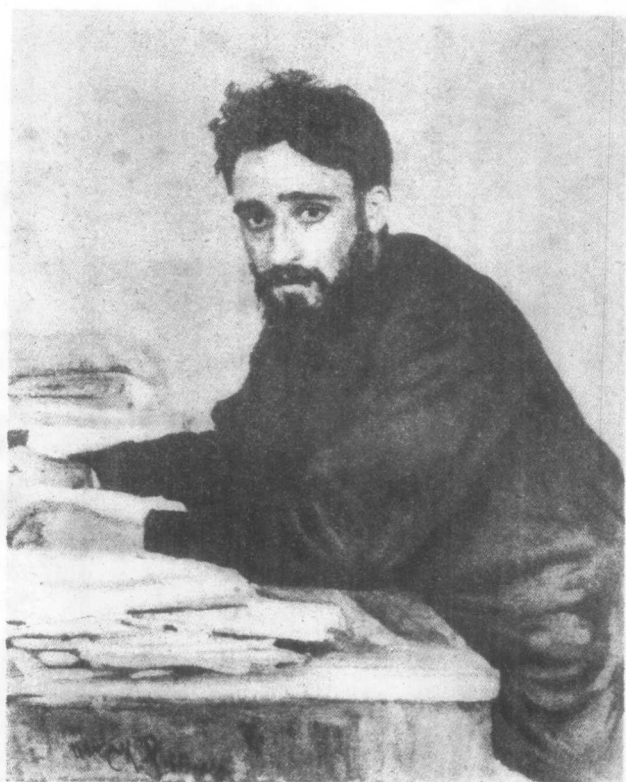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600 定价(7) 0.42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介紹十九世紀俄國作家迦爾洵所處時代和他的生平，並對他的主要作品（四天、懺悔者、勤務兵和軍官、一件意外事、紅花、國家等）作了詳細的精彩的分析，指出在迦爾洵作品中貫穿着與專制制度進行鬥爭，要求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儘管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着若干弱點，但他的主題則始終是反映出他對社會壓迫的憤懣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憎恨。

本書對於正確認識迦爾洵和他的作品的意義，是一本較好的參考材料。



迦 尔 洵 像

EA 628/05

符·密·迦尔洵的創作是在农奴制度廢除后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当时,俄国已經彻底走上了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資本主义以充沛的力量在国家生活中打下了根基,并且逐年巩固着自己的“和平”成果。列宁曾經写道:“不消說,大約在1871至1914年这个时期中,‘和平’的資本主义所創造的生活条件,無論在軍事的或全階級的意义,上都跟真正的‘和平’离开得非常遙远。对于进步国家的十分之九的人民來說,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数亿人民來說,这个时代并不是‘和平’,而是被压迫、磨難和恐怖,这种恐怖或許是更可怕的,它好像是‘沒有尽头的恐怖’。”^①

在俄国,跟資本主义的恐怖联結在一起的,还有人民大众由于1861年改革后遗留下来的农奴制度的許多殘余而受到的磨難。被改革政策洗劫一空的农民陷于破产和赤貧,荒歉和飢饉成为乡村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工人階級遭受殘酷的剝削,广大群众的境遇悲慘到难以忍受。

在六十年代,沙皇政府被迫施行了一些資本主义改革,但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它就完全向后倒退了,企图尽可能恢复改革以前的秩序。跟这种“反改革”的反动政策配合在一起的,还有自由主义的諾言,煽惑人心的空談,以及含含糊糊的、

关于新的资本主义宪政改革的可能性的暗示。

1877年俄土战争期中，政府政策的蠱惑性质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战争爆发以前，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已经对土耳其的统治进行着解放斗争。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这种斗争，在俄国的劳动人民和民主知识分子中激起了热烈的同情。战争期间，俄国军队打得很勇敢、很顽强。结果，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不消说，沙皇政府对于解放被压迫人民是毫不感兴趣的，它企图在巴尔干巩固自己的势力，并用同情斯拉夫人的解放事业的谎言来欺騙社会舆论。它还想把战争作为借口，转移人民对于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从而缓和日益增长的骚动局面。

亚历山大第二的经济压迫和反动政策，在农民、工人和民主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满。

在七十年代，农民骚动日益增加，工人运动开始发展了。当时向沙皇制度进行斗争的，是民粹派的革命组织。但保护改革后的农民利益的民粹主义者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却依据着错误的、乌托邦的理论。“到民间去”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1881年3月1日民粹派所干的暗杀亚历山大第二事件也“并没有使人民获得丝毫益处。刺杀个别人物，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即亚历山大第三，又代之而起，在亚历山大第三统治下，工农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②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91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2页，外国文籍出版社，1951年版。

关于这个历史时期，列宁曾經写道：“……革命党人因 3 月 1 日事件而銷声匿迹，工人階級中没有广大的运动，没有坚强的組織，这一次，自由主义团体在政治上也显得非常幼稚，以致在亚历山大第二被刺之后，它只搞了一些請愿……不消說，所有这些謹慎的請愿和狡黠的心机是显不出革命力量的——这全等于零，专制集团却获得了胜利……”^①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新的社会高潮方才开始。在此以前，在整个八十年代，俄国始終过着沉重的日子。殘酷的反动統治已巩固起来，开始向教育和民主出版事业大举进攻，进步刊物横遭封閉，幸存的革命团体和小组摧殘殆尽，惨无人道的警察恐怖籠罩着一切。

以上这些，便是决定符塞伏洛特·密哈伊洛維奇·迦尔洵的創作性質和个人命运的社会政治条件。

二

符塞伏洛特·密哈伊洛維奇·迦尔洵是叶卡捷林諾斯拉夫省巴赫摩脫县人，1855 年 2 月 2 日（俄历 14 日）生在一个境遇平常的貴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是軍人——胸甲騎兵团軍官。母亲叶卡捷丽娜·斯捷巴諾芙娜（母家姓阿基莫娃）也出身于軍人家庭——她的父亲是海軍軍官。符塞伏洛特·密哈伊洛維奇幼年的最初印象，是跟軍隊生活和騎兵团的环境联系着的。

①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40—41 頁。

迦尔洵家中經常有參加不久以前才結束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軍官們來往。他們不時談到過去的戰爭、談到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事迹；所有這些對於諦聽他們談話的符塞伏洛特產生了深刻的印象。軍人的責任感在他稚嫩的心中萌着幼芽，他有時還想到自己要“從軍”的念頭。據他的哥哥叶符盖尼·密哈伊洛維奇的回忆：當時符塞伏洛特準備動身，他面現愁容，走到母親跟前。“媽媽，再見了，”他說，“那有什麼辦法，大家都得去服役的呀。”^①

年幼的符塞伏洛特不得不跟他父親所服務的騎兵團輾轉各地。

當“我回想到騎兵團的情況：高大的黃驃馬，披着胸甲、身穿白底藍條上衣、頭戴羽飾鋼盔的彪形大漢的時候，仿佛是在夢中”。符塞伏洛特在自傳里這樣說。^②

這位未來作家的童年時代是過得很暗淡的，這不僅是由於跟經常遷徙有關係的生活情況，而且也由於當符塞伏洛特·密哈伊洛維奇五歲的時候，雙親之間發生了裂痕。這位未來作家的母親叶卡捷丽娜·斯捷巴諾芙娜·迦尔茜娜和丈夫斷絕了關係，跟符塞伏洛特·密哈伊洛維奇的兩個哥哥的老師И·В·柴华茨基一同出走了。柴华茨基這個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他是進行“俄國現行政體之變革”為宗旨的哈尔

① E·M·迦尔洵：忆符·密·迦尔洵，泉水第6卷第562頁，1838年版。

② Ю·Г·奥克斯曼編：迦尔洵全集第3卷（書簡），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學院版。後文所引迦尔洵的自傳和書簡，都根據這個版本。

科夫秘密团体的成员。

叶卡捷丽娜·斯捷巴诺芙娜·迦尔茜娜离开丈夫的时候，随身带着两个大儿子；符塞伏洛特年纪最小，跟父亲在一起。1863年，母亲从彼得堡回来，把九岁的符塞伏洛特也带走。1864年，他进了彼得堡的一所中学。

这个家庭悲剧给这位未来作家带来了痛苦的印象。

“我五岁那年的生活是在狂风巨浪中度过……”后来他在自传里回忆道：“有些情景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还可能在我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我的外貌上最突出的忧郁表情说不定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开始出现的。”

迦尔洵的双亲间的决裂，虽然是他痛苦印象的根源，可是这种决裂也有另外的一方面，这一方面对于这位未来作家的性格的养成极为重要。迦尔洵家庭中的纠纷具有政治背景，因此家庭生活的印象就在迦尔洵的意识中密切地跟社会问题结合了起来。迦尔洵的母亲嫁给柴华茨基以后，仍和六十年代的其他革命家保持着联系。她本人曾被当作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两次受到搜查。符塞伏洛特·密哈伊洛维奇在中学时代，有两个暑假跟柴华茨基同住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柴华茨基被流放的地方），这在他的见解和情感的孕育上也留下了痕迹。

由此可见，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环境已经把迦尔洵卷入进步民主团体的利害关系中去了。他甚至学会了读同时代人杂志的单行小册子。他在自传中还提到，八岁那年，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囚在彼得堡城堡里的时候，他读了怎么办？。他在

幼年时代就讀过毕彻·斯陀夫人①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学时代，他又熟讀风行于革命团体中的一本書：別尔維·夫列洛夫斯基②的社会科学入門。他在給母亲的信中提到这本书的时候，曾經贊叹道：“这本书多么动人呵！”

迦尔洵除关心社会問題外，同时还对自然科学有兴趣。观察自然和动植物界是他童年时代心爱的一些作业。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貫串了他的一生。后来他还把自然科学的作业范围加以扩大，动植物学之外还加上了生理学和精神病学。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著名的博物学教师 A·H·盖尔特和动物学家 B·A·法烏塞克都是迦尔洵的最亲密的朋友。

好些同时代人回忆到中学时代的迦尔洵的时候，都說他是一个耽于思考、朝气蓬勃、求知心切的青年，他們还提到他待人温和，富有正义感。迦尔洵很早就有種模糊的意图，想跟“世界的恶”进行斗争。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在說明这位未来作家是一个欢乐、好动、且有多方面兴趣的青年之后，又补充說：“但这位喜形于色、无忧无虑的中学生时常会突然沉寂下来，一言不发，仿佛对于自己和周圍的人都不愜意，又仿佛因为举目四顧都是不够聪明、不够善良的人，因而覺得痛苦似的。除此而外，他还往往会脫口而出，提到必須跟恶作斗争，有时还会在建立全人类幸福的問題上发表很奇怪的見

① 毕彻·斯陀夫人(1811—1896)，美国女作家。

② 別尔維·夫列洛夫斯基(1829—1918)，俄國政論家、民粹主义者。

解……”^①

可以这样推测，迦尔洵在中学时，是被学校当局当作同情社会主义的嫌疑分子的。他在1871年写给母亲的信里，曾经提到一个暗中注意他的法律教员想引他“上钩”的事：“我回答他‘关于第一个基督教团体’的题目，他突然问：‘那末，迦尔洵君，请你回答我，这是不是很象社会主义’？我推说不知道，否则，我就得坐禁闭室了。”

从中学四年级起，迦尔洵参加了学校里的“文学”活动，据他日后回忆，他们的文学曾经“盛极一时”。中学同学们编印一种晚报周刊，维持了整整一年。迦尔洵在晚报上发表过杂文，获得很大成功。中学时代，他还模仿伊利亚特写过一首六脚韵诗，描写中学生的生活。不过这些早年的文学试作，并没有流传下来。

迦尔洵在1874年读完中学后，本想考大学的生物系，但当时各大学已经不收招实科中学的学生，他只得进矿业学院，虽则他对于工程师的职业没有什么兴趣。迦尔洵在专科学校时代，跟青年流动展览画家（绘画中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代表者）所组织的团体很接近，并且出席他们的会议——“星五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热烈地讨论了艺术方面的问题，迦尔洵以最热心的态度参加了这些会议。据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画家M·E·马列舍夫的回忆：“符·密怀着比好些画家

① A·那利莫夫：中学生时代的迦尔洵，见知心话（高年级读物）第16期第249页，1908年出版。

更为热烈的情绪，坚持艺术应该服务于真和善的崇高理想，而他毕生所信守不渝的也正是这一种艺术。他跟这个团体的若干会员所建立的友谊和对于他们的同情，直到他临死的时候还保持着，而关于‘星五座谈会’的回忆，也始终是他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贯穿在他短短一生中的跟画家们的亲密关系，便是从这些‘星五座谈会’上开始的。”①

除了文学作品外，迦尔洵还在青年画家们的影响下开始写绘画方面的评论。1876年，他在传说报上发表一篇文学随笔——恩斯基地方议会史。他在得到随笔被录取的消息以后，曾经写道：“我的喜悦是没有穷尽的。这篇随笔平庸委琐，渺不足道……但它究竟是我第一次刊出的作品。”

三

迦尔洵的第一篇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的特点，是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在这篇幅不大、以讽刺县地方自治会为主旨的杂文里面，迦尔洵提出了当时最迫切的许多问题。他说到乡村中的饥荒，以及对即将来到的“改革”表示欢欣的县议员们对于这种饥荒的完全漠视态度。在表面上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远离人民、并与人民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自治机关中，正玩弄着议会政治的廉价把戏。这些机关中所讨论的全是“重要”问题，例如“关于取消恩斯基自治局账册上的戈比单位”问题之类，农民议员们一面听这些胡言乱语，一面“没精打

① 迦尔洵全集第21页，1910年 A·Φ·马克思出版社。

采地低下了头”。

“你们还是首先考虑一下消灭飢荒的对策吧”，一个不拥护地方自治的小人物忧郁地说。”这个小人物由于这样不識时务，耿耿于挨餓的农民，便馬上被扣上“不可靠分子”、“危害分子”和“新派分子”的帽子。至于农民本身，当然誰也不想給他們什么帮助。飢荒的事，大家閉口不談，而挨餓的农民則被說成是醉鬼、寄生虫、懶骨头。臉色阴沉的退职將軍，自命风雅的酒窖主人，以及一手擎着一杯伏特加酒、一手叉着一块熏魚、耀武揚威地在餐室里高談闊論、手舞足蹈的紳士先生，都在維護农奴制度的胡說八道中联合起来了。

这样一幅画面，后来在柯罗連科的成名作荒年中也可以看到。荒年所描写的景象跟 1891 年的飢荒有关，这次飢荒曾經引起普遍的注意。当时尽管反动集团捏造了关于不可靠分子的说法来解释飢荒，然而使农民陷于赤貧的沙皇政府在改革以后所实行的政策的恶果却已昭然若揭。而当七十年代中期，迦尔洵已經把尚在胚胎中的这些現象看得非常透彻。从这一点上說，他早年的那篇随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迦尔洵这篇諷刺地方自治机关的作品是在这样的时期里写成的，那便是：各色各样的自由主义者正在大吹大擂，說地方自治制度是人民自治的基础，是“偉大改革”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这些改革，迦尔洵所表示的态度是非常怀疑的，这一点，即使从他在 1876 年 2 月 19 日为“农民解放”十五周年紀念所作、而不准备发表的那首诗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年青詩人說，农民的“鏽烂的鎗铐”仿佛已經鏽然落地，

人民仿佛已经象险症患者一样“开始慢慢地康复”；然而，这不过是瞬间的缓和，并不是病体的复元。涅克拉索夫曾经写道：

代替农奴的锁链，
人们另外想出了许多——

迦尔洵在他的诗里也说过同样的话：

呵！遍体鳞伤的勇士呵！
赶快起来，大难就要临头！
它已经来到！无耻的人们
并没睡觉，快要撒下罗网来，
缚住创巨痛深的躯体，
往年的磨难从头挨！……

迦尔洵认为，这些磨难应当让人们牢记在心头，应当由作家、政论家、诗人和画家来加以描述。

从1877年年初起，迦尔洵的绘画批评论文陆续在刊物上发表。其中第一篇是以美术学院的定期展览会作对象的，迦尔洵在这篇论文中就已经给普通人作辩护了。例如，关于阿华佐夫斯基^①的涅瓦河上的冰块的那篇批评，便是一个明证。

① 阿华佐夫斯基(1817—1900)，优秀的俄国画家。

这位著名的画家画着打冰工人遗留在冰块上的空酒瓶和无指手套。迦尔洵认为，这个情节是会使惯说俄国农民贪酒贪懒的农奴制度拥护者眉飞色舞的。“勃兰克先生、洛杰先生、以及其他把俄国的一切恶事归罪于俄国人的酗酒和粗心的地主们看到了这位著名画家的这一幅画后，将怎样高兴啊！”从这里可以看出，迦尔洵的第一篇艺术批评是跟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的主旨互相呼应着的。

在类似的情感和题材上面，青年迦尔洵的态度也贯穿得很透彻。关于塞密拉茨基^①的“基督教的明灯”的批评，篇幅相当多，写得非常出色，在这篇批评里面，好些使迦尔洵感到不安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已具备着概括的、虽则初看起来有些抽象的性质。塞密拉茨基那幅画所描绘的是远古的时代、帝王之都的罗马、涅隆大帝的御园、初期的基督教时代：这一切情景仿佛跟现代有着无限距离。但在迦尔洵和他的读者的意识中，它的内容却反映了当代的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材料。这幅画上画着一个当众处决的场面——在七十年代的革命党人向专制政治作英勇斗争的时期中，在大规模政治审讯、流徙边疆和执行死刑的时期中，这个场面足以使人们的思想向着一定的方向活动。当迦尔洵在评述画面上的涅隆大帝和他的周围人物时，他是在研究重大的社会心理问题。在他的笔下，涅隆是自取灭亡的专制制度的写照，是陷于疯狂、耽于淫欲和麻木不仁的独裁者的化身。而在他周围的人物，又是一群佞臣

① 塞密拉茨基 (1843—1902)，著名俄国画家。

和阴谋家、荒淫无道的元老、寵儿和宮妓。大家在注視着临刑的場面，有的表示贊許，有的无动于中，有的甚至帶着譴責的神气；但給这些无辜判罪的殉教者說句公道話的却一个也沒有。迦尔洵給他們說了公道話，而且在說到他們的时候还用着以古証今的口吻，犹如他的同时代人說到那些被政府的叫囂說成是危險的煽动者和破坏国家基础的坏分子的和平宣傳者一样。塞密拉茨基所画的死囚中有一个老头儿，臉上帶着溫順天真的表情。迦尔洵叹息道：“他真不象煽动分子和犯罪分子呀！”接着，他又仿佛是給一个在七十年代中受着政治审問的青年画着肖像似的，說道：“这个年輕姑娘真不象破坏国家制度的人呀！”

迦尔洵深信，这些人不是白死的：“殘酷的人群会心惊肉跳、惘然失措，只有在縱酒肆欲的狂宴里面，他們才会忘却他們主子所干的、而為他們自己所同意的罪恶行为。”

致无辜者于死地的制度的罪恶，跟人民处于敌对地位的政权的罪恶，給这种政权助紂为虐的帮凶們的罪恶，称頌帝王有英明預見并能執法如山的人（醉心于升官发财的元老和趋炎附势的“哲学家”）的罪恶，眼見凶殘邪惡的可怕現象而无动于中的随波逐流者的罪恶——所有这一切，便是迦尔洵在这篇具有现实意义的論文中所說到的，虽則这篇論文所分析的情节仿佛跟当代生活的距离非常遙远。

在初期的文学嘗試里面，迦尔洵的創作上的許多特点已經明确起来，这些特点就是他的善于評論当代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他的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他对人类病痛和苦难的稀